

杨浦记忆

码头机械的演变

■傅光达 文

“2025年,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5506.3万标准箱,连续第16年蝉联全球第一。”这已不是新闻。码头老同事发来洋山自动化码头无人装卸集装箱情景的视频,我看着看着,忽然回想起数十年来码头机械的演变,惊觉时代变迁如此之快,倘如京剧《海港》中马洪亮再来码头,真猜不出他会有怎样的震惊表情。

我是上世纪1975年进港到军工路码头工作的。当时见到码头上的装卸机械都是半旧不新的。拖头车(时常让我联想起苏联老电影里的装甲车)、日本TCM铲车和几部国产“少先吊”——有“少先队员”的寓意,它是一种在新中国初建时码头上使用的小型、简易的轮胎式起重机,严格来说只是一种辅助设备,体现了当年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的精神,还有少量的电吊车。

生活通勤用车是罗马尼亚布切奇卡车、日产五十铃小面包车,国产的解放牌、交通牌卡车非常稀罕,属于“集控”范围。因此,当时在码头上从事装卸作业,相当部分还要靠手搬肩扛,铲黄沙、扛水泥包、搬铁块,有时少不了“一根杠棒前后肩”,大件货物众人抬等等,非常消耗体力,辛苦累人。

初进单位听老码头讲港口史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军工路码头还只是一个木桩式的码头。码头工人装卸货物要靠“过三跳”,一种多层连接船与岸或货堆的木跳板,码头工搬运货物时在跳板上负重而行,需要经历多次晃动或惊险的“三跳”才能通过,可谓步步惊心。后来,码头上了“少先吊”,虽然它只能吊起几箩筐的黄沙煤炭,但老码头已经谢天谢地,总算可以从险恶的“过三跳”上解脱了。

到了六十年代,军工路码头开始构建浮码头进行装卸作业,铺设电线,并安装了位置固定的电吊。就像马洪亮唱的那样,“成吨的钢铁”可以起吊了,一下子让“马洪亮们”开心得笑出声来。

我进码头时,恰遇国家外贸形势大发展之际,上海港压船状况相当严峻,货物来不及装卸。当时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发出的“三年改变港口面貌”的号召,军工路码头把原来零散的浮码头推倒重建,在长1600米的岸线上重新建造了9个万吨级泊位,并铺设了港用铁路和“门机”轨道,配备2台大马力内燃机车头,拥有6000余米码头专用

铁路,与全国铁路连线可以实施港铁联运。

码头上先竖起了两台匈牙利“门机”(门式起重机),接着安装了若干台日本三菱重工25吨和40吨型号的“门机”。“门机”是现代化散杂货码头的主力装卸设备,有了它,吊臂最大程度能直接覆盖万吨轮的宽度和码头作业25米至50米之间的范围,通俗点讲,它可以直接将船舱里的货物一下子吊上码头,装卸效率之快不难想象。因此在安装时,码头工人都兴高采烈。码头上高耸的“门机”当年成为黄浦江上的一道新风景线。

1978年9月26日,“平乡城”远洋轮自军工路码头首航澳大利亚,开启了中国大陆集装箱装卸运输的序幕。但当时上海港还没有一部能直接吊起集装箱的吊车。基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外贸进出口形势的迅速发展,军工路码头先后引进了德国克虏伯和日本日立集装箱桥吊、场地轮胎吊以及集装箱铲车等装卸机械。这些当年配置和使用的现代化装卸机械,为上海港成为集装箱装卸大港作出了开拓性贡献。

随着港口现代化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步伐的加快,在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,新世纪以来,上海港实现了跨越山海的迅猛发展,洋山深水港的横空出世,为集装箱装卸领跑世界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与此同时,几乎在不知不觉间,码头装卸机械的更迭也在快速进行。2008年,我们军工路码头的千余名员工整建接替新建的罗泾散杂货码头,当时我们欣喜地发现,新码头所有装卸机械(拖、铲、吊甚至包括安全巡检的辅助车B卡)全都是新型国产的。2017年底正式建成开港的洋山自动化码头(洋山四期),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、综合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集装箱码头,AI率先进入港区,实现了无人化、智能化和绿色化,从“硬件扩张”到“智慧生态”的战略升维,被誉为“无人魔鬼码头”。它首次百分之百安上了“中国芯”,同时配置了国产的集装箱岸桥(岸边起重机)、自动导引运输车(AGV)、自动化轨道吊(ARMG)、AI集装箱锁钮和智能操作系统(TOS)等现代化码头装卸机械。

笨重的杠棒和低效率的“少先吊”早已淘汰,成为海港史上的几个文化符号,更多地留存在老码头的记忆里。码头机械的迭代演变,反映了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,一再证明“发展是硬道理”这条真理。



锦溪古镇 ■陈若明

生活故事

AI助我圆了出书梦

■吴国焕 文

夏天,我前往澳洲探亲。在女儿那台宽屏笔记本电脑前,邂逅刚刚由OpenAI公司推出的ChatGPT 5。彼时,这款AI模型正风靡全球,被赞为“多领域顶尖助手”,甚至凭一句提示词就能生成功能完备的网站与应用,这瞬间勾起我的浓厚兴趣。

退休后,闲暇时总爱写些短文。生活里的小事、年轻时的记忆、旅途中的见闻,都成了笔下的素材,我把这些短文精心整理,分成七八个栏目,如“光阴随笔”“农场岁月”“多彩世界”等。不少文章还幸运地被报刊采用发表,虽不是什么大成就,心里总有一份小小的满足。

我一直有个心愿:把这些文字变成一本书,能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就能打开的电子书——方便分享给老友、孩子,也方便自己随时翻看。

直到那天,在女儿电脑前,我突发奇想:这个AI,能否帮我实现梦想?

我登录了ChatGPT 5,小心翼翼上传所有文稿,一字一句输入请求:“请帮我做个电子书网站,按栏目展示上传的文章。”

AI果然厉害,仅几秒钟,一个网站便呈现在眼前。首页第一行赫然写着我起的书名《滨江怀想》,第二行是一排项目名称,“封面”“指引”“光阴随笔”“农场岁月”“多彩世界”……这些栏目名都是我上传的。点开“指引”,发现它把我的自序和三个目录页都归在了这里。

点击进入某栏目,会出现一个九宫格,每格展示一篇该栏目文章的开头几句,点击“阅读全文”就能看完整内容。

乍一看,挺像那么回事,可我心里犯嘀咕:这算电子书吗?更像文章陈列架。真正的电子书,该有封面、目录、翻页功能,还能从目录直接跳转到对应文章,就像我在华为阅读里看的散文集。

于是,我重新写提示词,尽量描述清晰:“请参照华为阅读中散文集展示方式,制作电子书。首页封面配图,点击右下角转下一页,依次为目录、自序、正文,点击目录文章名跳转该篇。点击左下角转上一页,点击中间回目录页。”

这次,AI理解了我的意图,但制作中问题不断。比如:封面上传的图片位置不对;点击目录文章名,

有的能跳转,有的没反应;点击左右下角虽能翻页,却多了我不想要的指示箭头;更别说把配图精准插入文章了……

好在,ChatGPT 5像个极有耐心又谦虚的老师,做得不好会道歉,我出好点字它便赞美。它对我既爱护又严格,要求文稿、图片按特定格式上传到指定文件夹。后来,它甚至把整套代码发给我,指导我修改,这明显远超了我的能力。

此后,我只好在每次提问前加一句:“请像指导10岁孩子一样指导我。”它也认真回应:“我会像指导毫无基础的孩子一样,一步步指导你。”真仔细耐心。

经过无数次调整、完善,电子书网站终于制成。但是,要在网上发布,又是一大工程。好在我 and 这位“AI伙伴”已配合默契。多个回合后,大功告成。所有成果浓缩在一张小图片中,长按图中二维码,就能打开我的《滨江怀想》,一页页翻阅,一篇篇细读。

我激动地把图片通过微信发给亲朋好友,很快收获热烈喝彩与点赞。那一刻,喜悦与感慨涌上心头,多年出书梦,竟在AI帮助下实现。无需出版社、印刷厂,甚至无需懂技术,只需一点坚持、一点勇气,再加上这位不知疲倦的“数字助手”!

AI未来的前景,真是无限量啊!

行走杨浦

船台公园的工业回响

■王坚忍 文

春天,杨柳依依。
再次来到杨浦共青路136号复兴岛船台公园,它在原中华造船厂旧址上改建而成。去年10月双节期间,我已经观赏过船台公园上空的光影秀,数百架无人机撕破夜幕,如苍穹的群星闪耀,如光线的波涛翻卷,如漫天的烟花绽放,给人惊喜异常。我当时印象是从公园入口到江边,20多个直插云天的塔吊与霸气侧漏的龙门吊,被光影照亮的一刹那,那钢铁巨人的巍峨身影投在地上的斑驳亮点,犹如历史的投影提醒我们,这里曾经是中国排得上名次的大型造船厂。

作为曾在复兴岛工作和生活24

年的岛民,因为中华厂是军工保密单位,我也是去年10月初才看到它的“庐山真面目”。想不到它这样的庞大,黄浦江滨江岸线达1300米。走马看花兜一圈也要一个多小时。中华厂有多少个船台我不清楚,但我知道我比较熟悉的共青路430号渔轮厂较之“中硬”的体量,要小一半多。而现在要仰起头才能看到船台公园的塔吊和龙门吊的群体,就是起吊地面上从各个车间制造出来、像硕大无比的“积木”一样的各种航海零部件、船首船中船尾等,都按部就班的放置在耸起的船台上,然后严丝合缝组装成一艘完整的船舶。也就是说,塔吊与龙门吊如群星拱月般萦绕着船台展开搬运工作,而船台就是一个最后造船

成型的平台。

在船台公园东南部,拾级而上攀登三号船台,面朝宽阔的黄浦江。右侧是二号船台。这是现在船台公园仅存的两个老式船台。据熊月之主编的《复兴岛》一书记载:“1958年,由国家投资建造了一号、二号、三号钢砼(钢筋水泥)结构的船台。”

三号船台宽30米左右,长100米,从西向东通向一个钢板闸门。这个船台是微微向东倾斜的,我当即用广角镜拍下船台到闸门的纵深感。回想起看过的一个视频,里面中华船厂老职工王师傅曾说,这个船台有十分之一的倾斜度,船可以利用自重滑到黄浦江里去。心里豁然开朗。

但当看到在船台中央两边相隔3.5米、各竖立起高50公分、宽1.2米的两排纵向的“枕木”覆盖整个船台,这个中间的空档究竟作何用?当场打开手机视频,播放到王师傅正用手指着一段“枕木”说,这个滑道,为了

减少船的摩擦阻力,我们要浇蜡、浇机油,油脂也压进了滑道的缝隙里。毫无疑问,这就是滑道。至于中间的空挡,依据我曾在复兴岛北部原渔业公司300吨小鱼船出海12年的历练,知道无论大小船舶,船体都是一样的上宽下狭。以此推测,造船时船底舱的平面架在滑道上,中间的空挡,就是为了让贯穿船底舱的正中、一条相当于船的“脊梁骨”的龙骨,可安全穿过的预留空间。

后来,恰如视频中王师傅所言,这种老式滑道船台,逐渐被利用坞门灌水与排水、控制船舶浮沉升降的船坞所淘汰。但这两个船台是记载中国造船业发展过程的实物见证。

公园内,原中华造船厂高达12米左右、屋顶的行车仿佛还在轨道上隐隐作响、气势恢宏的几个大车间,已经改建成几个艺术展厅,现代文艺气息浓郁,人流徜徉期间,流连忘返。工业遗存蝶变成了休闲场所。

诗抒胸臆

丙午有寄

■冯如

晴阁临流开淑景,
彩窗携愿满春声。
人如柏茂长相见,
笔有梅香岁岁呈。
爆竹经年远乡俗,
繁城此际少喧嚣。
尘间万事何由惜,
整饬迎晨又一程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